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下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沒沒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旦暮

率妻孥以洒埽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
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其爲陳氏
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葬之與
未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
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問人
乎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卽墳溝壑無憾矣
獨貫慘然於眾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

在殯也貫家故貧遇歲大旱貫滋以悵悵明年涸熙
乙未謀掇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
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貫得疾不起其父
哭之至於慟絕少定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
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
側先事遣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
固哀之者乃爲其銘曰

來徙永康周其姓資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賓
敬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

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踵門
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於盤之身而奪其
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卽死
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詔
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之惻然答拜曰
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

嘗嘆士之把筆爲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託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繇是而數十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酬所謂文者果足願乎况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韙之罪盤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託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夫人姓

陳氏曾祖裕祖鏗父宗高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
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嚴質女六人其壻樓知點陳謙
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
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懟而爲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爲
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爲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奔走數
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爲恥然亦爭好傳道

其所爲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
已自能凌逼人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
經仲獨託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旣
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
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
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
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
時蓋已屬疾矣爲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
圞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爲婦明矣且

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
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間耳慟哭對客悲哀
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
余爲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眾也養直於
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
間泣爲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
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生而事姑死猶不滿此心昭然其存彌遠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飾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聞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懇惻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爲宜不誤人家事也

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
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
下有二子尚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
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
葬於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括無以
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漸盡矣雖其
邱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爲書其石曰
吾敘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
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
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
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
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戶內如無
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
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
生產夫人不使戶內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
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

已不欲其兄弟爲資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
及吾尙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闈細碎夫人亦必
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
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
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
致意於其間者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
得其道况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
合者余甚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曾祖玉
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

年當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一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游者也女三人長適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黃頃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

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門戶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旣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爲可

哀也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
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
葉適正則爲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塚是爲濮王六
世之孫而碩之室爲女二十有七歲爲婦一百有三
十日生死宜之是爲永畢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
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